

联合国 大会



Distr.
GENERAL

A/C.3/35/11
12 November 1980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第三十五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1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1980年11月10日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金边人民革命法庭发表的幸存者提出的关于波尔布特—英萨利一伙所犯侵害人权罪行的报告和证词。谨请你将本信连同附件作为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议程项目 12 的正式文件散发。

请你将 1980 年 10 月 8 日 A/35/517 号文件也作为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议程项目 12 的正式文件散发。

常驻代表

大使

何文楼 (签名)

80-28551

金边人民革命法庭审判波尔布特—英萨利—伙所犯种族灭绝罪行
(1 9 7 9 年 8 月)

第 2 , 4 , 0 3 号文件

科学的报告

1 9 7 5 年高棉首都沦陷后金边儿童的身高
体重 和 智 力 前途—— 一个儿科医生的看法

在 1 9 7 5 年 4 月 1 7 日金边沦陷以前, 全市儿童人口占成人人口 4 5 % (根据前金边防务处处长提供的统计数字), 即 2 百万居民中有儿童 9 0 万人, 年令分布由初生婴儿到 1 5 岁。这些儿童随着父母被赶出城市, 当时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这些可怜的儿童缺衣少食, 在没有药品的情况下必须经过长途步行才能到达目的地。他们在路上患上各种疾病, 有的因急病死亡。

在臭名昭彰的“波尔布特—英萨利合作社”内, 这些儿童被编入不同的劳动组: 13 至 1 5 岁的儿童被编为机动劳动队; 8 至 1 3 岁的儿童充当放牛童; 5 至 8 岁的儿童进“乡村学校”, 但令人惊讶的是, 他们的学习课程是从早到晚“拾牛粪”, 以期换来一碗只放少许盐的稀薄米粥。在这些黑暗年代, 儿童得不到比例均匀的合乎卫生的饮食。在工地上一如在其他地方, 实施“节约”的办法是驱使人拼命劳动, 但只供给少量食物。对怀孕 1 至 7 个月的可怜妇女也给予相同的待遇。当时就连母腹中的胎儿也被克扣粮食!

而且, 卫生很不受重视: 儿童在池塘或路边赤身露体玩耍, 随手抓起泥土或肮

脏的叶子当作甘美食物吞下去。他们无知地这样吞下了各种寄生虫卵。在我们的合作社里有多少人患蛔虫病死亡呢？一个乡村医生说：“寄生虫引起肠穿洞和腹痛致死的病例经常发生。”

而且，首都的儿童都该死，因为他们住在首都，因为他们的父母是国家叛徒，因为他们出身军人家庭或王族，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的后代，等等……。

现在，在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解放金边以后，死里逃生的金边儿童又回到了金边。他们可分成三类：

1. 年龄在3岁8个月零20天左右（齐头数：4岁）的儿童为A类；
2. 4岁以上的儿童为B类；
3. 1979年1月7日以后出生的儿童为C类。

所有A类的儿童都受波尔布特—英萨利一伙对柬埔寨人民所采取各种措施的影响最深，因为人的智力在两岁时成形。这时，脑的发育非常明显。饮食必须供应其所需养料。而且情感的发展需要母亲或至少有一个人在儿童身边。但这些儿童不幸从未享有过这种特权。他们只能靠70岁的老祖母照顾。但这位老祖母早已失去慈爱之心，而且必须同时照顾10个儿童……这就是祸患所在。此外，身高体重的发育紧密取决于由蛋白质、脂肪质、碳水化合物、矿物盐、维生素和乳类食物平衡组成的饮食方式。卫生十分重要。注重卫生，可使儿童免患严重危害身心健全发展的肠寄生虫病。

所有这些理由使我能预断，A类儿童的身高和体重将低于前政权下的同龄儿童。而且，这些可怜儿童的智商将低于或至多等于100%（要当医生必须有120%的智商）并且会有明显的情绪失调问题。

B类包括仅是身高和体重受影响的所有儿童。

最后，C类儿童代表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将来的人民。这类儿童是我们今后研究

的对象。只有未来才能说明，这些儿童是否长得高大、聪明，而且没有情绪失调问题。但有一点非常可惜，那就是从现在起 16 年内我们的人民会身材矮小，智力较低，而且性情冷漠，脾气暴躁。但这不表示，我们的人民将不勤劳。

金边“一七”医院
儿科医生
努特·萨沃恩博士

饮食不足对在波尔布特和英萨利暴虐政
权下生活过的1至4岁儿童的不良影响

我们在“一七”医院里的生活使我们能够就“按年龄抽样调查”的儿童死因提出几点看法，并对这些儿童的心理作一点临床报告。

被送来我们医院的儿童都来自新解放区；他们都在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种族灭绝政权下生活过1年至4年不等的一段时间。我们注意到，女童死亡率以12对11的比例高于男童，而且儿童年龄越大死亡率越高。在28宗死亡中，有8个4岁儿童，8个3岁儿童，5个2岁儿童，1个1岁儿童。这些儿童都是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而感染致死的。在各种传染病和使儿童死亡的病因中，有传染病或食物或寄生虫引起腹泻症，各种微生物感染，肠感染和耳鼻喉部感染，不明病因发烧，间歇性惊厥致死等病，但阿米巴痢疾和细菌性痢疾是儿童致命的主要原因。我们知道，饮食中缺乏蛋白质，身体就得不到18种重要氨基酸的充分补充，其中以赖氨酸和色氨酸为最重要。这两种氨基酸的作用是修补在细菌侵蚀作用下受损的组织。这时，受感染的组织给各种细菌的入侵大开方便之门，而人体抵抗力薄弱时也使细菌更容易入侵。因此，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黑暗时期的饥荒削弱了儿童的体质，就连普通感染也很容易造成死亡。许多儿童由于得不到适当饮食而丧生。这一代儿童（1至4岁）的幸存者的智力将很低；他们的智商不会超过95%，而想当医生必须有120%的智商。这个数字使我们可以予断上述儿童的智力和职业前途。

我们缺少确定和评价儿童心理状态的必要专用器材，但我们仍然尽力确定和提出一些虽然简单但是有用的概念。

本院儿科部门现在（1979年7月7日）有病人73名。他们全部严重缺乏营养，而且非常肮脏，性情冷漠，对任何人都不理不采，他们都是善饥症患者，只对食物感兴趣。有些儿童怕热闹，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不正常反应，他们喜欢蜷缩在安静阴暗的角落，这简直是野兽喜爱丛林和安静的大自然的本能。有些儿童

看到玩具非常惊恐，对玩偶、机动玩具车感到害怕。总而言之，波尔布特和英萨利把民族的未来栋梁变成了野兽，使他们象植物一样过着无意识、无爱、无情感的生活。

最后，我们所做的事虽然很少，目前仍在继续努力，但已足于向爱好和平幸福的文明社会证明，柬埔寨儿童是多么不幸。他们的未来如何？整个高棉民族的未来又如何？波尔布特和英萨利不仅屠杀了手无寸铁的无辜儿童，还危害了整整一代现在还活着的由1岁到4岁的儿童。这些儿童将成长得很怕，一生中经常长期居住医院或疗养院，很难尽公民义务。这就是受过波尔布特和英萨利暴虐、野蛮政权统治的儿童的暗淡前途。

“一七”医院儿科医生

努特·萨沃恩博士

1979年7月7日于金边

在波尔布特—英萨利—伙专政的
苦难年代中常见的感染症和疾病

所有的感染和疾病都是食物不足加以劳动过重的结果。

1. 多种营养不足的水肿。 这种疾病发生在各种年龄的男女身上，原因是日常食物的各种成分摄取不足：蛋白质（肉类），碳水化合物（米饭），脂肪质（动物油或植物油）和维生素。 所有多种营养不足水肿都容易引起重复感染，结果必然导致死亡。

2. 细菌性感染是很普通的病，但若不予有效治疗，也会变成致命病因。 例如：各种脓肿、痢疾、脸部恶性葡萄球菌感染症等等都在此列。

3. 季节性病毒感染。 这种病若侵袭缺乏氨基酸的机体，有时会变成死亡率很高的流行病。 事实上，目前只需几片阿司匹林，在48小时内就能把病治好。

4. 细菌性肺感染和肺结核是常见疾病。

5. 阴道炎、子宫炎、输卵管炎和子宫脱垂症也都是常见疾病。 病因是妇女在以人粪施肥的稻田中劳动。

6. 闭经症或月经失调症是青年妇女和少女身上常见的病。

7. 虐疾仍然是猖獗的地方病，每年有数万人死亡。

8. 麻疯病和梅毒病本是旧社会的不良影响或遗毒，但患病的人都被判处死刑。

9. 肠寄生虫病的存在说明社会普遍不讲求卫生，退化回石器时代。

10. 雅司病在柬埔寨本已消灭，现在全国各地又复发。

11. 很多病例需要动外科手术，但常常过了可动手术阶段。

12. 各种贫血症不可胜数。

13. 肝硬化症也是常见疾病，这种病直接证明，食物中缺乏必要的蛋白质。

14. 很多儿童患失明症。病因是缺乏维生素A₂和长期腹泻。

努特·萨沃恩博士

第2, 4, 08号文件

关于波尔布特—英萨利—伙对柬埔寨 的文化、新闻和报刊所犯罪行的报告

柬埔寨人一直都是伟大的艺术家。吴哥宇宙的建筑者的后代不断丰富高棉人民的文化，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建筑、音乐、雕刻、绘画、舞蹈、文学和戏剧等等创造了新的事物。自从柬埔寨有了电影院、无线电广播和电视以后，高棉人民的创造精神见诸于把这些娱乐和教育工具普及给群众。我国人民曾焦急地等待波尔布特—英萨利向他们承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实现。新政权将肯定使广大群众享用我们祖先所积累的丰富文化财产和世界文化的宝藏。

可是，波尔布特—英萨利—伙厌恶我国民族的文化遗产和这个民族的文化真正代表。它的目的是要消灭高棉文化和高棉艺术家。它要把从中国输入的“文化革命”强加于柬埔寨人民，并且要培养的不是新的艺术家而是新的宣传者。这一伙人的政策这样确定：“在1977—1980年文化、文学和艺术的四年计划中，必须继续扫除文化和艺术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和其他旧执政阶级的一切痕迹。”用广大群众可以理解的话说，这意味着杀害或虐待艺术家和所有与高棉文化或多或少有一定关系的人。这也意味着破坏纪念碑、图书馆、电视或无线电广播台，总而言之，一切基本设施。

让我们回顾一下该集团所犯规模空前的屠杀和破坏罪行吧。

1. 艺术:

在艺术方面，我们可以指出传统音乐，Pin Peat Mohori音乐，古典音乐、现代音乐、“巴萨”戏剧、le Yike、le ayay, le chheu pei、le chhay yam, 芭蕾舞、民族“快步”舞。这些都是闻名全球的。它们是我国民族文化的象征，柬埔寨文化的灵魂。波尔布特—英萨利一伙夺得政权后立即破坏一切音乐器，一切传统的戏剧服装和一切关于艺术的文件。除了少数例外，艺术家练习艺术的场所，例如金边和各省的剧院、美术学院、音乐学院等，几乎全部被破坏或摧毁。

男女老幼艺术家死在锄头、竹棍、金属柄残酷的拷打之下。有些被刺刀或尖铁条刺死。许多艺术家被挖眼睛、剖腹或活埋。运气稍为好一点的则因苦役和吃不饱而慢慢死去。著名的演员，如Sin Sisamouth先生，Neang Huy Meas先生、Has Salorn先生、Peou Sipho先生和Vey Ho先生，都在很残酷的情况下死去。

著名剧作家，戏剧艺术学院教授Ly Kim Uong先生在马德望省波列内波列县普农列区龙杜合作社前面的奥三隆森林内被用锄头打死。凶手是一名叫Luy的区保安民兵。见证人是目前在巴萨前线艺术家城工作的艺术家Mao Keng先生。

音乐家Ay Sarouth先生也是在波列内波列县普农列区奥龙则被这个Luy捆绑、用棍殴打杀死。他的夫人则被波尔布特的五名手下强奸后杀死。见证人Sot先生与Mao Keng先生住在同一个城。

Hing Buntthon 先生是一位曾在捷克斯洛伐克求学的艺术教授，并且是著名电影“ A Chey ”的演员、前电视技术指导。 他因无法接受强加于他的长期苦役，决定在磅同省斯当县征介区则村割舌自杀。 见证人是目前住在巴萨前线艺术家城的 Malay 夫人。

另外还有别的艺术家被这班叛徒强奸后活埋。 话剧演员 Mom Saram 夫人就是一个例子。 凶手是柴桢省斯外送县帕索区的一名保安民兵。 见证人是目前住在金边中央市场受害者的姐夫 Nou 先生。

在 38 名音乐家、74 名午蹈学生和 77 名民族歌午团团员之中，只有 38 名午蹈员和 9 名音乐家幸免于死。 在 195 名男女古典午蹈员之中，只剩下 48 名。 在 54 名芭 蕾 午员之中，只有 4 名侥幸生还。 在 416 名造型艺术学院的学生之中，只有 14 名还活着。

在全体 1241 名艺术家之中，只剩下 121 名，即 10%。

2. 电影：

波尔布特—英萨利上台后，关闭了首都 34 间电影院和外省的所有电影院，放映室和 8 个流动放映组的器材都被破坏或严重损害。 电影制作公司被关闭。 过去电影每年制作 50 至 60 部，在波尔布特—英萨利时代，只制作了一些供在外国放映的特技彩色时事短片。 这些短片不敢放映给集中营的居民看，至于原因则不必说了。

当然，曾在“旧政权”下工作的大多数技术员和演员都被无情地追捕，杀害或被迫在田间或洞里萨湖的渔业合作社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 过去新闻处电影组有 75 名工作人员，到目前只剩下 6 名。 在 60 名男女艺员之中，只有两名还活着。 在金边只有七家电影院要在大修之后才可以重新使用。

3. 电视

首都唯一的电视台已遭毁坏：发射机、摄影棚和大部分建筑物都损毁。有4万台电视接收机被毁，在柬埔寨几乎没有余下接收机。

在66名电视技术员之中，只有7名还活着。

4. 国家无线电台，报刊

在波尔布特—英萨利的种族灭绝政权统治下，无线电台继续广播。这些叛徒把电台当作及时向地方当局，包括khum发布指示的一种工具。

这一伙人出版的新报纸和新杂志所传播的只不过是无耻地抄袭中国的“文化革命”思想。这种出版物与柬埔寨人民的深刻感情背道而驰，他们渴望好的东西，迅速知道情况并与邻国人民和睦相处。

这些所谓民族出版物和无线电台以报复思想为主导，使许多被迫对越南进行侵略战争的士兵死亡。

新闻记者、报社编辑和甚至反抗朗诺政权的人都被无情地消灭了。曾参加反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斗争和被朗诺·英丹监禁在波雷索的《金边之声》报前编辑 Hem Vannarith 先生1978年在磅同省当古县安当博区安当博村被波尔布特—英萨利杀死。他的女儿 Mom，目前住在奥当博村，是见证人。曾支持反美帝国主义者革命事业的“Koh Santo Pheap”报编辑 Chou Thany 先生于1975年在金边城外位于霍同县萨昂的一个乡村被杀。凶手在未把他杀死之前迫使他在黄昏时挖掘自己的坟墓。受害人的姐夫，目前在 ex sonexim 工作，是见证人。

在300多名记者和报社印刷工人之中，只有5名记者还活着。

简言之，一切新闻工具都变成了宣传把人改造为机器人的思想的工具。

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没有创造最有利于人，“有思想的脆弱的人”自由、充分发展的条件，反而使用一切用得着的手段，包括酷刑、大屠杀，破坏人的思考和反省能力。人被迫劳动，象机器一样要大量生产但却消费最低。乌衫党的一切命令都必须立刻执行，稍为延误就会遭受严厉惩罚。他们往往只施行一种刑罚，就是用锄砍颈背的死刑。

5. 图书馆和博物馆

参观图书馆和博物馆不仅被认为无用，而且是浪费时间、违法，因为这使读者、游客认识到美好的东西或从未认为是正统的思想。因此，金边的国家图书馆、佛教学会的图书馆、高棉—蒙研究院、师范学院和学术机构的图书馆所收藏数十万册图书被洗劫一空，扔到花园里、行人道上，乱七八糟。图书馆工作人员大部分被杀：在41名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之中，有35名被杀。

在旧皇宫内的博物馆，银塔和各省的塔，特别是马德望的塔和瓦布特维的博物馆都被毁。表现出高棉人民灿烂文化的金制或银制文物都被执政集团洗劫一空。青铜器、铜器和各种金属器皿有70%遭掠夺。石象、雕刻品也被抢走。非常美丽的纪念碑和培养考古学者及研究考古学的大学遭到破坏。大多数考古学者、雕刻家、考古学系学生都被杀害。考古学系主任、国家博物馆馆长 Ly Vu Ong先生在被迫离开金边后立即在根帅被杀。受害者在尚未被鹤嘴镐杀死之前先要自掘坟墓。目前在国家博物馆工作的 Phim Neon先生是见证人。

6. 宗教—风俗习惯：

3,254个塔或被摧毁、废弃、用作监狱或肥料仓库等等。无价的文物被扔到沟渠或被偷。文明的宝藏就这样永远丢掉了。63,000名和尚（占人口的百分之一）被迫还俗，过着平民的生活，违反了几千年的习俗，原因是害怕他们影响信徒，害怕后者在塔里集会。清真寺也被摧毁，信徒被消灭。金边的大天主教堂遭到蹂躏；一度是宏伟的建筑物，如今荡然无存。

高棉风俗习惯被看成是旧剥削阶级的产物而遭受蔑视。每年的节日再也不庆祝了，用于纪念节日的时间改用来从事土方工程的强迫劳动。不过，柬埔寨人绝不会忘记清明节，三重周年纪念日、水节、向和尚奉献祭品和传统的农家节日。

结 论

波尔布特—英萨利一伙的罪行罄竹难书，与高棉文化完全背道而驰。这一伙人实践北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倡的蒙昧主义。其主子教它如何消灭人的全部感情、人与人间的一切关系。全体人民必须变成机器人，自动地执行命令。柬埔寨人必须停止做人；如果他试图恢复人性，就必然被置之死地。在柬埔寨就象在中国一样，人的自由思想、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落伍思想。如果要建立一个完全脱离柬埔寨的光辉历史的新社会，就必须肃清这一切思想。在社会解体的同时，大家就致力于解散家庭，“老师”教学生欺负父母，与父母脱离关系，甚至如果怀疑父母反对波尔布特—英萨利的政策就杀死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文化都必须消除。事实上在波尔布特—英萨利政权的时期都已这样作了。由此产生了种种后果。除了失去大批艺术家、科学家和大量物资外，我们必须强调人性方面的损害是无法估计的。受到波尔布特—英萨利的文化革命所严重毒害的儿童和青年必须恢复成为具有真正高棉文化的柬埔寨人。

1979年8月

种族灭绝大劫后的柬埔寨艺术人员

由大约六十名艺术人员组成的柬埔寨国家艺术团最近访问了越南，他们的演出很受欢迎。

越南信使报记者访问了其中一些艺术人员

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把人口分成三类。戏剧表演人员按照他们的教育程度以及他们与旧政权的关系，被划入第二类或第三类。这些第二类和第三类公民是各种迫害和灭绝行动的受害者。

本·祖伦是艺术团团长和新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国家剧院院长。他告诉我，“目前国家剧院只有大约二百名艺术人员。有的已从事戏剧工作多年，其他则是新吸收的。这次访问越南的艺术团成员就是从国家剧院中挑选出来的。但是这两百名左右的艺术人员就是我国残存的全部了。1975年时，全国大约有一千两百名。但其中一千一百名已经消失了。比例超过了百分之九十。有些人是给鹤咀锄敲头谋杀的，有些人则慢慢拖死于狱中。许多人熬不过所谓“人民公社”里的苦工、饥饿和疾病。

本·祖伦告诉我，他自己有三个孩子被杀死，他的亲戚中只有极少数还活着。他是前柬埔寨皇家艺术学校的教员和金边话剧院的前院长，他预见到他将会遇到的危险。从1975年到1979年，他不得不把他的身份隐瞒起来。

他说，“访越剧团的全体六十名成员都有亲戚被杀。四十三人失去了他们最亲的亲人：父亲、母亲、妻子、丈夫、兄弟姐妹。有些艺人几乎全家灭门。

歌唱家齐·索科尔叙述了她的故事。

“以前我家有二十一个人：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姐夫、妹夫、嫂子、弟媳等。 1975年4月17日是我家一个可怕的日子。 我们听见一些枪声，然后一些穿黑衣的士兵冲进了我家，向我们嚷道，我们必须到磅湛省去。 我们在枪口下象囚犯一样的向前走。 天黑时，我们已经筋疲力尽，躺在路边就睡着了。 这是我们家分散前的最后一觉。 我们和其他金边的中产阶级家庭一样，被称为寄生虫。

“在磅湛，我被分派去掏运粪肥。 做这种工作，我的力气不够大，我整天在火热的太阳下工作。 唱歌是我脑子里最遥远的事。 我经常为忧虑我的家人而感到痛苦。 我吃不饱，常常生病。 解放（1979年1月7日）后几个月我才得我家人的消息，经过一番寻找后，我发现只有我的姐姐还活着。”

齐·索科尔是“血和泪”歌剧片段的主唱者，那个歌剧是她自己写的。歌剧有力而感人，这或许是因为它反映了作者的亲身经历。开始时，它以戏剧化的方式表现波尔布特的大屠杀。索科尔女士和其他的幸存者从布满尸体的可怕场景中站起来，唱出了自由之歌。

明·戈索尼现在是柬埔寨国家剧院里的首席舞蹈演员。

从六岁起，她就开始在金边艺术学校上舞蹈课，后来被选为皇宫舞蹈演员。十二岁时，她出色地扮演过鸡、鸭、鸟等角色。十四岁时，她开始跳抒情舞——柬埔寨的古典舞。她由于她在林克和塞克利亚巴蕾舞中的演出而变得十分有名。

明·戈索蒙尼曾在欧洲和亚洲各国首都演出过。但是在波尔布特政权下，她遭迁到和她的其他同胞相同的命运。她和她的家人从金边被赶到马德望省的山区里。

她告诉我们，“在马德望，我被迫从事体力劳动。从小孩时起，我就有一双舞蹈演员那种纤细的手。我怎么搬得动那么重的木头和有我两倍重的树干呢？当我做不了这个工作时，他们就向我拳打脚踢，男人向我高声叫骂。我的两个弟弟被杀死了。我哥哥虽然不停的工作，仍然受到了极残酷的待迁。这些事使我经常处于神经紧张的状态。听到金边解放（1979年1月7日）的消息后，我离开了我的工作地点回家。到达菩萨后，革命当局把我带进了金边。现在我又是一个舞蹈演员了，并且来到了河内。这些实在难以置信。每件事都象一场梦。”

冯·萨瓦伊也有同样的经验。她从七岁起就在皇家艺术学校上舞蹈课，十五岁加入了皇家剧团。象戈索尼女士一样，她到过一些国家演出，她擅长闻名世界的阿普沙拉（吴哥女神）舞。她得到过印度尼西亚国际舞蹈比赛奖。

很难想象一个东方古典舞蹈演员的训练有多么的辛苦。她必须从小开始学习，腕、臂、手和脚必须十分柔软。但是这样丰富而美丽的传统对于波尔布特当局来说根本不当一回事。阿普沙拉舞蹈演员必须和其他被送到马德望的城市居民一样，从事劳苦的农活，运送粪肥，挖水沟。

冯·萨瓦伊的祖母被饿死了。她的父亲和弟弟在森林里被杀死了。她觉得她要发疯了，她隐瞒了她的身份，皇家剧院大多数成员被发现他们是谁之后，都被杀害了。

冯·萨瓦伊重述了那场恶梦最后几天的情形，“有一天，一个吴哥人猜到我是一名女演员，他要求上司批准杀死我。我逃进丛林里。在那里我落进一名土匪的手里，他企图强迫我嫁给他。我顽强地抗拒他，我躲在丛林中一直到解放时为止。”

她沉思地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天做完工后，我看着我的手，被太阳晒坏了，起了茧，结满了痂。我几乎哭了出来。我想我再也不能在舞蹈时表演那些手的灵巧动作了。但是我不能让吴哥人看到我为这样的事而忧虑。我们团员中没有人敢期望我们能这么快回到舞台上！”

金边解放四个月后，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决定恢复国家剧院，由本·祖伦先生担任院长。他必须完全从头开始，因为所有剧场都被用来做其他事情了。那四年里，波尔布特——英萨利集团禁止了所有的戏剧或音乐表演。在金边，只有“民主柬埔寨”广播电台的乐团被允许继续活动。舞台布景、乐器、服装，舞蹈设计不是被毁了就是任由它们损坏下去。

但是真正无法弥补的损失是黑暗年代中死去的艺术人员。尽管问题重重，本·祖伦已把幸存的艺人集合了起来，并已开始训练新人。

起了茧的手，饱经风霜的脸和在禁唱的几年中没有练过的嗓子全都恢复了它们的美。一切恢复得相当快，因为他们都是具有高度天份、意志坚强的艺术家，他们有决心恢复这一门险遭灭绝的历史悠久的艺术。

文 哈

越南信使报

第 11—1979 号
